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陸子餘集卷八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陸子餘集卷七

明　陸粲　撰

子家子贊 有序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為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為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

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甍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讎己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

之専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强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乗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强霸可也而復國於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没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為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専諸者比何哉故重

論其事為之贊贊曰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没我遯明王不興孰反我僻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内恤其私從僻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子胥論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吴得其政卒以吴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

走其嗣君楚幾亡陸子曰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為盟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茍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茍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為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

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棠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為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苫枕塊没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乃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

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鱄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

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為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雠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雠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雠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髙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讀莊子

莊子之文為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為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訾孔子之説昧者勸入之令觀其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為之彼以李

斯之罪罪荀卿則彼猖猖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猖猖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諱之非也

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脇肩側足碌碌如轅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寛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世衰道微士為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徼恩澤焉悲夫悲夫吾讀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為之流涕

書劉氏先墓記後

劉生竒葬其父於外氏之墓次陸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或曰生有為為之也劉之外族逺徙而遺墓不葺

生之父念之以屬其子曰我死則於是葬焉子孫以吾故乃無忘外氏矣故生之為此以卒父志也陸子曰生可謂不死其親矣言合於禮則未也昔者曾子稱子從父之令為孝仲尼非之楚屈到嗜芰將死曰以芰薦我其子弗從君子曰違而道令夫念其外氏而以身殉之雖篤於親其於禮也逺矣如之何從而弗違也曰如墓之不葺何曰存則謹視之歿則書其言著其不忘之意以示子孫而已子孫而賢也不忍忘其親而忍忘其言

乎其不賢也雖以身殉之無益也然則為生之道者奈何曰夫孝者必以禮處其親以禮處其親則不憚改作為生之道無亦卜地而遷諸猶為善也生聞之曰諾將遷矣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為一卷提學侍御石磐先生所藏也先生以槩為門下士俾識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若日觀一僧耳然南村野史

稱其憤楊髡之發陵見輒詈之此其志節豈亶緇流中所不易得哉彼膚敏裸將之士宜有深愧之者矣先生實此其意蓋不特在乎區區楮墨間而已也

書姑蘇雜詠後

鄉先生太史高公季迪所著姑蘇雜詠一編古今諸體咸備論者謂可考見吳中故實不徒詩之工而已公既坐魏守事以卒同時有周正道者亦作雜詠於公頗肆詆訾又摘龍門一詩謂其身貽黨禍所行非所言余竊

惑之方公之在朝也與魏守寔同事史局及魏來治蘇因與往還豈有意為李膺之容者哉夫士之處世其所遇禍福大抵有幸不幸如太史者君子哀而不譏也正道所云亦少恕哉若其辭視公孰為工拙則知詩者必能辨之里人某重刻公雜詠以傳余為題其後

題貞逸處士卷

余讀楊隱君敘貞逸處士事未嘗不太息也古今稱文人多窮自唐柳柳州以高才擯於時其弟宗直亦善操

舢牘號為奇峭博麗然卒不試與其兄相隨死南夷中迪功之有貞逸曰柳氏之類也非邪雖然巧宦善趨持粱齧肥偃仰睢盱得志一時者身死而民不思寒士羸餓生不一伸眉其没也賢者傷之又振耀之以文辭俾流聲無窮若貞逸者足以死矣亦何憾哉亦何憾哉

書鄧尉山志後

鄧尉吳之名山也前此未有志沈君潤卿始為之讀者謂其詳贍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遊兹山今二十

年矣間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殊而梵宇荒落頓異曩昔其間幽棲邃搆往往為勢家所據而長松古梅揃伐殆盡問之山僧云苦更賦繁重鬻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迴之觀猶歷歷在目為之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未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亟行而人力之日單竭也雖浮屠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邪君子即是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

政焉不徒觀游之細而已而君所為區區纂輯意亦有在於斯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録焉丙申端陽日

題墨客揮犀錄本

是書吾鄉人沈生所藏沈有題識援邱翰林語以為彭乘譔按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作者名氏而邱公云然蓋必有據然余考彭乘者蜀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登第仁宗朝為翰林學士犀牧

使卒官與熙豐諸公自不同時令此本於涑水半山六一皆稱爵謚且及東坡海外歸事則建中靖國初也距秉卒時遠矣而其文直抄取宋諸家小說若筆談冷齋夜話之屬湊合而成亦頗雜以舊書所記如解叔謙魏舒張華等事皆是蓋坊間淺妄者偽譔以射利非彭氏本書也余少時嘗見宋刻本扵友人家惜不及録令不復能記憶未知與此本同否戊申新春病起偶讀一過漫書

又題

彭乘蜀人淵材江西新昌人今瑞州屬縣元非同族亦非同時此本所記淵材事皆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語也淵材名攀龍於惠洪為叔父云

題湯氏小宗圖卷

湯氏世以高貲稱吳中子衡生負奇氣挾策走京師遊諸公貴人間語不合徑歸家徒四壁立晏如也間獨喟然太息顧其友曰余之先蓋多樸茂耆碩之士今族姓

衍大而譜牒未立先人遺德殆將泯焉吾何以逭後死者之責哉乃僅紀其所自出者繇乃高祖而下四世為小宗圖又出遺像摹寘卷中而手録所受制詞若銘誄之屬咸具曰姑著吾志其他則非吾力所及矣余聞而悲之今世富人子能辜較財利斥廣田廬輒自謂賢人亦賢之語及其先世鮮不懵焉者傳有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今冠裳而邑居積鏹貫朽臥起其間至於老死而忘其身之所自出也此何人哉

子衡雖濩落食貧君子矜其志曰湯氏之賢子孫可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廵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渫惡民大抵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右室所為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袪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

植之徒蘄除略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甿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葢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抏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為寛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茍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

集皆未行於世此詩僅數十字盖初仕時為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於吾言而太息焉嘉靖庚戌長夏日陸粲題

擬上備邊狀館中作

臣伏以頃者敵人不道擾我邊陲將士出戰或全軍覆没累使告急至於上勞聖慮特勑本兵蒐練戎卒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為應援臣竊惟國家設立鎮戍

委任將臣凡以防遏敵人保固邊圉也宣府重地為國北門密邇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防臨機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於我朝而敵衆不能當吾一大縣自有敵人以來亦未有衰於今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極衰之敵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破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為鈔掠我輒已不支令赤子創殘疆埸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度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為意譬如濵河而居者不能預築隄防一日水潦奄至則挈家室乗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歳歳遷徙茍且支吾謀國如此可謂踈矣臣竊覩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繫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為好

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思效節於明主也臣以菲才荷國
儲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駑劣進不能陪廟堂之
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效死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
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為久遠之圖而非以
副目前之急也臣誠愚闇不識大計伏惟陛下赦其狂
妄特垂采納臣不勝幸甚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
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

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圉之臣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措一不當則為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欵私室仗鉞邊境借勢禁闈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

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茍不能一振作而剗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陛下聖質高明畧不世出屬者親讞大獄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於至公亦當虛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

私無以蔽是非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賢否勇怯莫不瞭然於聖心有功必賞不以踈逖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録用命之士厚死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棓克之禁恩足以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武功之不立哉夫齊威王不過一諸侯耳能奮其威斷封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與左右之妄毀譽者則四鄰聞之不敢加兵齊國大治曾謂天下之主有不能乎茍有意焉一轉移之

間使將吏革心士卒生氣區區敵兵臣見其不足滅也二曰廣召募臣惟敵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不敵遂至戰没故議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亟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為近日之事若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為念不分彼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全我軍不至盡没於敵然則所以致敗者或不專在於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堡與軍士

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賢於京軍逺矣盖土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鬭内欲為其室廬墳墓之衛外欲報其父兄子弟之讎人自為戰勇氣百倍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於應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其糧餉許以事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於敵即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為用矣若夫京軍平時恭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所習況大將一出悉隨之類

動輒數十百人名為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陣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之功以為已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令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為將者亦私其所愛或因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遥為聲援使敵知吾內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已

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叅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
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
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於軍門以徇若將官任
情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叅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
兵難揄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
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議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
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為動後滿
四卒平於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

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内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虚近者明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爪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敕兵部并選差素有風烈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

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鋭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教閲以備緩急至於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臨敵無用况與敵人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人兼之以射葢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臣請於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為教師分

領團隊使專一教射定為賞格以十矢為率能中八矢者為上五矢者為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為賞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以此為準仍行下各邊悉做此格施行其器之良者如廣中猺獞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人善射

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於武勇則雖京軍亦可用之於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外夷矣

四曰脩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牧於官者名存而實亡牧於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户養馬巳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陪償之苦動至竭産而不能支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病羸瘠馳騁内地力巳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

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内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不揚者為之間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

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草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葢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為浮言揺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牝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令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於

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恒主姦弊日滋燥濕寒暖之不調饑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畜終身不得及今不為至於不可為而為之得無已晚乎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歳領羣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

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草者宜不異於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為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不限資品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於山西遼東諸路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邱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為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豈有無

弊者哉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為今日之計誠莫有要於得人者苟於是而加之意是固修舉馬政之大端也
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為主强敵在前援枹鼓當矢石喑嗚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為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作之術有出於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踴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久士大夫鄙薄武臣雖位鈞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

闕任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中朝貴人銜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奉事稱呼之間眞與厮養無異其間頑鈍無恥者固不羞為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且使士氣因此銷沮盖人之氣槩激之則日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鋭及其沈抑於州縣奔走於送迎往往志氣頽靡鋒鋩略盡又

況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屈者哉議者必謂此曹麤獷恐假以顏色易生驕慢臣謂奬與太過使桀黠之徒得志横行固非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為便計哉要在適其中而已乞敕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將官必加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共議者平心易氣與之商搉彼所執苟是即宜樂從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為之禮虛心以下之至誠以動

之庶幾士氣日昌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則智略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倜儻不羈之才以詿誤而棄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闒茸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

而猥以為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以自負茍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彼固未有樂於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李祐用為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吴元濟故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令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邊大臣慨然思為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

位有智略者不必問其弓馬有材氣可使者不必計其小過虚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各舉所知衆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待以殊禮推赤心以置其腹加厚賞以勸其勞使有以自異於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於軍士亦擇其勇鋭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自見而不至雜然於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

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叅佐以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朝廷所位置故士得之不以為榮臣以為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别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叅謀典籖行軍司馬之類者使其禮秩體統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儻以為可行自京營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曰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勤苦視

内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既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朘剥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矣幸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詔條中嚴勑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為茍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朝廷恤將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

邊也皆厚以闗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敵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況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禄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為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歳以萬萬計誠

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禄常賜之外别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為心腹巧慧者用之間諜拳力者用之戰陳明於術數者用之以知氣候熟於韜略者用之以參謀議山川險易敵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既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觖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尚為雲中守出私

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避使令之守邊者能然敵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為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筐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辦也精神志意足以折衝威稜氣槩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筭碩略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

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若具文武全才堪為大將者其誰與竊以為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為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聖天子恢弘雅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國取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己則可為大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為難為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

歲課遷也茍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逺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鎮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白為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觔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令之邊臣動支一錢糓拔用一將校稍破常格則文法吏且操尺寸以議其後顯效不録流言亟行彼方求免於謗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得

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責倖之臣間之以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為人言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才養威蓄鋭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敵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朝廷本也昔己已之變有一于謙遂以安靖近孝宗晚年信任劉大夏則北鄙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

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羣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為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計其末而忘其本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聖明深為社稷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窮源之論誠莫過於此故臣條邊務而以是終焉愚忠所激不知忌諱幸陛下矜而察之臣不勝祈懇之至

詔修濬通州閘河議 閣試

具官臣某言伏奉敕旨以某官臣某所奏脩濬通州閘河事宜下臣等詳議奏聞者臣伏以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國朝自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為難乃議濬守敬所開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塞仍用陸輓車輛脚價所費不貲遂至加耗日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

當純皇帝時嘗議脩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
異以動上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國
計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脩復之計誠宜亟行而
不可緩者幸頼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奏特命大臣相
度可否詔旨諄切期在必行凡有志於經國者皆以為
希世之遇而異議之徒猶藉藉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
智蓋不忠也臣請得以備折之令之議者曰風水之説
世所恒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流經大内今欲開導慮

於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為是特卜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陵地絶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説亦邈乎不相及矧今不過因循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山通道動絶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損乎難者又曰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乎臣以為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之貲以就此役猶將為

之而况故迹尚存泉源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乎且舍陸就舟所省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剥載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内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僦直以餬口一旦罷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為不然夫所謂濬河者非曰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成之後立為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

揖不至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兩利存焉民方便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惟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臣能一心為國無怵於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為異議者特世家大姓利㑺直之入而已朝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囁嚅其間哉若夫修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為高而水勢

就下蓄洩為難河身淺則遇旱易涸而難行閘坐卑則泉源迅疾而難積今宜於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高就卑使略平坦增置閘坐多為板級土去則河平板高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乘勢射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為名放舟挽阻運船者坐以違制之罪啟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於通州

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為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為朝廷憂之己巳之難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既開通倉可罷軍士之受糧於官者免往來擔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頼以通往來者一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藉令有不測之患過於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

士邱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説不為無徵臣愚以為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熟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國家太平之業與天地無窮而杞人之憂竊有不能忘者是以愚衷所懷承詔輒發狷狂妄言答所不問惟陛下不以為迂踈而棄之則社稷之幸也臣不勝大願臣謹議

名宦祠議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監司守倅通若干人而其間有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旦富韓公弼歐陽兗公脩蘇端明軾陸文安九淵李文靖侗皆賢者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疑之夫祀國之大事也將昭勲德勸忠孝示愛敬以為民質也不可不謹聞諸古曰鬼神不歆非類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諸君子未嘗涖官兹土雖聲實顯著而恵之流於蘇也不専其祀之也

越於禮矣或曰諸君子之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粲以為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有國者山川百神之祀皆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甯俞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皆不果祀今之祠者郡守丞實從事焉郡守丞秩不過古諸侯諸侯之祀

不敢踰國而郡守丞得祀他境之賢以為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為師儒宗得天下通祀自餘若臯陶伊尹伯夷太公之倫猶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封之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當臯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其愛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矣或曰諸君子之

祀列於學宮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一日撤焉將駭民聽而傷忠厚之道夫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乎桀又以為非也夫非禮之禮君子有弗貴者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死者為無知又焉用祭以為有知夫亦忸怩而莫之顧也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為非禮之禮以瀆賢者又拂先王之經而踰當代之制非小過也不亟正焉而襲細人之姑息以為忠厚亦陋矣又蘇自漢以來監司守倅賢而不得祀

者尚多謂宜擇其人進之而罷諸所不當祀者於誼為允且使斯民知禮之嚴若是雖賢者不得僭冒庶幾禁淫祠黜非類以示風教之本也由兹祠始謹議

粲嘗因是竊觀之今名宦鄉賢兩祠所列猶有未當於後學之心者鄉賢姑弗論名宦所祠止於宋而不及前代則狹而未盡俎豆其間者既未必皆極選又雜以二三寓公則汎而不專若魏文靖楊文元固寓公之賢者然文靖已敕祀於書院而文元則吳學嘗

有祠矣本朝夏周二公亦自有專祠而復位於此似亦近瀆至於王蝡者姦檜之妻兄以聚斂酷虐聞而亦預焉諸賢有靈宜羞與同食矣蘇為名郡四方於是乎觀禮而祀典一事已鹵莽若此此而可苟其何所不苟也故嘗過不自量因郡乘所載諸賢為撮其尤者得若干人疏之如右晚生膚學見聞未廣輒議及此誠狂僭矣雖然有意於風教者或見采焉相與慱議而行之固一方之盛舉也

名宦事略已祀者不列

漢

第五倫長陵人守會稽變其俗無淫祀以己俸業貧民坐法徵民為守闕下上書得免歸後官至司空

鍾離意山陰人郡督郵也歳大疫意獨身巡視為民嘗藥所臨護甚衆他日守出省災民逆謂曰公無出獨得鍾離督郵來可耳官至僕射

王充上虞人為郡治中自免歸閉門作論衡旨不皆

粹亦愀然成一家言

張霸成都人守郡以經術化其民野為之無寇遷侍中卒私謚憲文右四人皆在吳會未分郡時

晉

鄧攸襄陵人初守河東没于羯南奔拜吳國内史為政清明飲吳水而已罷任民酷留之不得歌思之終右僕射攸棄子事為世所短然治吳之績不可揜也

唐

韋應物洛陽人起環衛折節為儒名能詩剌蘇清脩寡欲後數十年有白居易居易政不見紀述然蘇人尊其名應物今有專祠在學宫獨其扁書集賢太守者可疑

王仲舒祁人為諫官與陽城同論裴延齡事坐貶稍遷為蘇州化成為天下最卒官江西觀察使贈散騎常侍

李德裕趙人先剌蘇後又觀察浙西相端陵有功拜太尉爵衛公獨頗狥所憎愛以故遠貶死海上然

涖南方最久有名

本朝

姚善安陸人建文中守蘇最有聲績以忠死

朱勝金華人寛然長者民安而化之去久思不衰擢江西右布政使以卒百餘年來循吏殆未有先之者

王恕三原人成化末以尚書撫南畿有妖人從巨閹横江南恕奏斬之還閹于朝内降旁午數執奏罷

之忤旨致仕歸再起為吏部稍不合又竟去得年
最高贈太師謚端毅恕忠諒世莫與比當士習頹
靡中獨秉羔素之節有古大臣風

陸子餘集卷七

陸子餘集卷八

明 陸粲 撰

詠史樂府二首

俎上翁

廣武城邊列旗鼓重瞳拔山氣如虎手提老翁坐高俎漢王嫚語項王怒俎上老翁心獨苦心獨苦兒不聞兒言但索杯中羹兒自生翁自死三軍縞素為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由來久假終必歸機心一發不自知匆匆

數語殊可悲漢家創業何草草誰云雜伯未為非君不見當日隂山沙磧中彎弓鳴鏑親射翁

擁篲行

漢困楚阿翁忍死登髙俎楚和漢阿翁歸來依舊戰吁嗟翁歸方立炎漢基三年為虜生無幾功成不記翁危辱但記曽嗔無頼兒泗上亭長作帝王宫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畏兒來朝翁擁篲須臾趣詔尊上皇家令歸來金滿牀昔為田舍公今為

天子父擁篲一迎眞有助嗚呼擁篲行何足嗤猶勝當年俎上時

畫虎行

山人視我畫虎圖邀我為作畫虎行我生城郭不識虎向來浪説眞無憑自從謫居傍夷落時驚夜嘯風生壑似聞行旅遭搏食往往白骨撑叢薄朝來擊鼓驅獵徒於菟中箭人讙呼兒童奔走我亦俱近前諦視摩其鬚初覯據地疑未死金睛熒熒吻血紫却歸更與展圖看

意態猙獰宛相似畫手爾何人誰遣為此筆丹青淺事何足問物理試思堪太息我聞太平世野獸恒避人吁嗟猛虎今為羣渡河無復逢劉昆黃公赤刀倀鬼竊裴旻李廣俱澌滅書生徒手無寸鐵對畫空令雙眥裂還君畫為君歌道上虎跡今轉多

鄭卿歌

君不見閩中鄭卿湖海客十年跨馬燕京陌公車昨獻三千牘玉陛新投萬言策詞章翰墨清朝珍何況相術

稱絶倫閲人千百一無失往往高談驚縉紳古來能相
各有名近代無過袁四明伊昔抱藝王門上軒眉抵掌
何雄壯龍顔眞人四尺鬚虎頭將軍一品相君臣際會
豈偶然遺事流傳定非妄鄭卿絶學自天授著書且欲
排荀況長安公卿走相問門外日高車幾兩我初識面
自南省三百人中見英宕把臂謂我風骨竒愧我豈是
廊廟姿誰言黄扉玉堂上用此野鶴孤雲為從來賢聖
困草澤騰踏升天終有期祇今世途多汨沒塵埃誰是

封侯骨牝壯驪黃未足憑驊騮騄駬空超忽蔡澤噤吟
笑唐舉今我低徊猶乞汝男兒紫綬不在腰磊落崢嶸
徒自許吁嗟鄭卿勿言聽我歌終曲秋風漸高白日促
與君且倒杯中緑他年我訪希夷生石室瑶編手髹録
青天招爾騎黃鵠

李侯行

李侯古介士曠然冰雪姿平生藜莧腸不受膏粱滋南
山栢葉苦猶嚥首陽薇蕨甘如飴官厨廪米不盈掬糜

薄吏卒常苦飢頃來單車臨絶域豪酋悍吏俱惕息盤
餐對案欲揮去苦爲蒼生憂菜色此心炯炯天應知俗
士聾瞽何由識山中夷獠胡為者眼不識字心腸直指
天畫地說李侯依稀似謂今難得紛紛冠蓋看塞途誰
哉肉食能遠圖西南兵役況未歇萬物瘫病何由蘇持
粱齧肥衆所羨志士茹藿翻見迂可憐李侯今腐儒一
官白首仍邊隅范丹魚釜久寂寞李侯之節世所無吁
嗟李侯之節世所無

邊軍謠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煑盡將易賣辦科差顆粒那曽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銀來糴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拆屋官司積穀為備荒豈知剜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俜已不保何況對陣臨刀槍宛宛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閻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君王君不見京師養軍三

十萬有手何嘗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飽食且傍构欄遊

擔夫謡

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為者軍當差朝廷養軍為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何曽息衹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瘦黑可憐風雨霜雪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麥屑淘水餐頭面垢膩懸蟣虱髙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頭五步愁窋

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奈何噫吁嚱一旦緩急將奈何

朐岡行贈暹户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君不見朐山之岡矗立千萬重高者盤躍如虯龍下者偃蹇蹲踞如貔熊中起雙尖屹相向青天突兀安屏障靈棲仙宅信孤迥碧峒紅泉亦清壯東州暹侯愛山者

茅堂窈窕岡之下飢鼯緣屋蘿雨垂老鶴啄堦松雪灑時登巉巖入幽絶萬壑陰霞倏興没天風蕭蕭日欲墮野色蒼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寂寞岡前舊游路竹戶留詩碧蘚封石牀散帙紅霞護朅來持節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我耳熱歌嗚嗚遲侯爾勿言且復共飲酒我生夙抱山水癖往曾楚粤窮林藪祇今潦倒意未衰決策東行定非久昀岡之游亦何有泰岱雲松落吾手海門虹月踏飛梁蓬閣炯濤

坐虛牖因君寄語大小馮肯同躡屩追從否

賦内閣芍藥

金門柳色縈深緑上苑春餘雜花撲夭桃已歇穠李衰紅藥䌽翩堦正芬郁此花初種自宣皇百曲雕闌七寳妝融風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宣皇居法宫太平樂事君臣同宸遊每出濯龍裏曲宴偏臨翔鳳中是時南苑飛霓旌爛熳仙葩綺繡明

臨風宛轉如矜妬俯者如愁仰如訴半沾微雨妖紅濕

太眞泣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宫回茜裙霞帔倶羞澁

華萼樓頭雨露偏芳容贏得美人憐君恩為與分春色

詔許移來種閣前閣前複道連金谷翠輦經過幾迴矚

内家敕進賞花詞昭容傳制黄門促沈吟此事六十載

當日繁華宛然在紺幰金輿絶幸臨黄扉紫禁留風釆

不羡揚州寶帶圍長安紅紫競芳菲五侯七貴同邀賞

寶馬香車疾若飛爭似名花出天上霧閣雲牕儼相向

浪蝶游蜂未許窺酒徒詞客空惆悵江南三月足豪華繡幙園香富貴家亦有幽姿在空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遊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憐逢時亦復升沈隅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花何嘆息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文星南指斗牛遥先生拂袖歸江臯平原蒼莽晨車發霜天突兀玄雲高憶昨先生登玉堂千鈞筆力開混茫手翀翠虹霓翰飛赤鳳凰陰崖絶海垂絢練文章不獨

詞林羨琴瑟真諧清廟音珪璋已備明堂薦却從綸閣夢雲林山水長懸故國心燕山東望渺吴越草堂何處閒風月茶磨峯前綠樹低行春橋畔花如雪杖屨令來續舊游顧盼溪山增秀發先生雅志追古人有道何嘗羞賤貧平生氣與秋旻迥未肯低眉事要津山巔水際從自得龍騰鶴起誰能馴我師太常更清眞一官白首從明禋

錢漕湖先生

諫書三上排紫闥釣竿歸抱漕湖濵共爾完名究雙璧況也意氣同膠漆丈夫要自能勇退人

生富貴何終極我曹胡為空役役蟲臂鼠肝爭得失君不見林屋山人名世才蔡九逵幾年為客雞鳴臺消夏灣前畫樓起木奴千樹煙花紫主人不來誰對此君歸儻為寄雙魚好共相邀弄雲水

送魏師召之蕪湖

魏子昨捧分司檄與我青瑣門相逢朱袍皂帽氣遒逸佩刀左右盤雙龍燕山雪消河氷泮玉節辭天春未半江東花滿姑孰溪君到春衣應未換謝公宅前芳草生

李白墳頭江更清日出青山看舞鶴月明采石聽流鶯多君俊邁今無匹四十為郎頭正黑文貞遺笏世珍奇知古流風本仁直都門送爾惜離羣日暮行歌潞水雲明年躍馬東城陌楊柳青青正憶君

游大酉洞天

疇昔覽山經名蹟稱大酉乾坤邃闊吴楚長倚劒青冥只翹首誰云萬里今獨來快意茲游信非偶主人亦清真同余紫霞想旋披榛莽度巉巖細窺陰洞琅玕長側

身初下覺黯黑却立斯須忽爽朗千年古壁玉為色垂乳晶熒翠猶滴仙人去後石函空緑烔銷盡藏書室金燈閃倏知有無瑶草紛[illegible]亂朱碧吁嗟此奇觀乍到神欲竦盤渦嵌竇深不測鳴流洩瀨驚奔湏臨厓拄杖聽猶疑白晝或恐風雷動我從放逐西南陬裹糧徧入名山遊桃源偪側嶽麓小眺遠未得開雙眸終然靈境諧夙好造物似為畸人謀根盤路轉更礧砢石田如掌琪花鞾奮衣欲往心飄然水深泥滑愁無那何當秉炬破

幽暗淨掃雲林相對坐高秋晴日儻更來待余為啟青銅鎖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使君慷慨青雲客落落英標世無匹朱暉行業自傳家劉晏才猷本經國昨者辭天下紫廷手持尺一東南行軺車驛路驅甘雨旌旆江天拂使星東南列郡瘡痍積遺黎半已溝中瘠使君催科靜不擾藹藹溫言究仁惻四野歡騰衆相語卧安衽席由慈母徵書忽報日邊來

狂走吳儂淚如雨山人病卧茅次下草深窮巷無車馬
君行駐節欵寒齋坐語藜牀意傾寫九月霜華落岸楓
蒼然秋色滿江東送君官道臨當發浩歌悵望高天鴻
兹行會獻公車牘應知重為蒼生哭囊封願與綴新圖
丹青徧寫逃亡屋

寄謝趙醫士

憶我初住清虛天笑吹龍笛蕋宫前時騎蒼鹿繞殿戲
撞推玉柱驚羣仙仙班不容共訴帝帝遣謫來東海邊

人世溷濁蠅聚羶舊游恍忽心茫然帝呼六丁下戒敕丁寧莫遣隨塵緣麗人獷暴失帝旨欻從雞肋揮熊拳排門顛倒齒着闔血濡狼藉唇雙穿父憐母惜救不得驚呼婢子成狂顛庸醫信手亂塗藥瘡成贅結唇珠懸當筵每遭惡客笑撲鏡欲絶將軍咽趙家王孫令國手早從紫府窺真筌靈心昔飲上池水禁方獨受神龍傳三吳來往走汲汲秋蘭一葉江湖船金篦或刮眼中障玉斧欲斫頭風涎刀圭為我輕點拂須臾贅落如增妍

梁公神鍼不足道華陀刮骨何須憐夜夢乘雲歸上玄謁帝稽首陳前愆臣非此翁此疾無由痊疲癃四海今沈痼為翁乞活三千年要令赤子無顛連帝為首肯低一笑歸來月落僊華巔仙華山高杏林赤爾家舊業青芝田俞跗越人今已矣此翁絶藝誰爭先揮斤削堊妙手不易得賦詩為爾重續南華篇

漫述三首

藹藹都城内甲第開中逵赫赫相國門雜遝賢豪馳五

更中扉闢來者肩相差良久磬折入俯仰前致辭一言
得所欲喜氣生鬚眉誰云行多露進趨當及時儒生不
解事六籍空覃思白首著書成依然臥茅茨
翩翩青雲士才敏復辨強新除得壯縣三年理歸裝侍
者繡羅襦内子八珠璫輜車闐道周徒御生輝光俄聞
謁帝閽臺省從翺翔問之何能爾貴人親薦揚不惜千
金資自喜紫綬長顧笑范史雲守志徒糟糠
杞子憂天隕秖為智者嗤賈生亦無賴痛哭干明時出

身奉聖主誓言報恩私九閽虎豹嚴白日雷霆施小臣不自量抵死陳狂辭朝為朝堂客暮為路旁屍棄捐誰為收妻子不敢窺一身既灰滅安用虛名為所以漆園翁甘心效塗龜

幽蘭篇

娟娟幽蘭姿悠悠芳氣結采掇入君懷佩之顏色悅君心一朝異棄捐不復察昔與瑤華姸今同蔓草沒春陽不回光孤根恐蕪滅寂寞空谷中馨香為誰發

名都篇

名都天下饒閭里藏豪雄躚躚輕俠子結友相追從依憑董君寵著籍期門中聯騎出近郊翩翩若游龍擊毬平樂觀逐獸長楊宮縱横馳道上意氣輕王公司隷不敢呵斂手避其鋒暮投北里館張組陳歌鍾嘉肴列千名酒醴旨且豐坐擁燕趙姫巧笑姿芳穠轉喉變新聲折肢舞回風為歡竟永夜揮霍千金空天明掉臂去復會平陵東日月信徂邁溪樂何終窮

名姝篇為友人作

名姝産西州皎皎氷雪姿結褵事夫君修姱盛光儀入宮見猜妬衆女憎蛾眉承歡不敝席故寵忽已移掇蜂誤尹公掩鼻殘楚姬由來讒言昌涅素易為緇所嗟奉仁明中道成乖離白日流高天妾心炯如斯君恩儻可還枯槁生華滋誓言敦諒節素髪以為期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太息復太息悲風動河梁浮雲翳中天白日不迴光謝

子廬江來脩髯宛清揚伏闕三上書雅道陳虞唐九重天聽高臣愚不自量臣有肺腑言譬彼俗醫方和緩儻見收足使疲癃康退謁相國門持書立堂皇卑之無高論咄爾書生狂歸來逆旅中哀歌不成章顧余伸前議意氣何慨慷聽之重為歎淚下沾我裳紛紛肉食者俛仰隨班行而子飯藜藿抗言一何張坐令吾徒慚喑嘿中自傷嚴冬霜雪集子行返南疆薄宦棲遠邑別路悠且長握手為子言努力慎所將明明闢皇闈元化方日

昌嘉謀會當酬良賈善深藏勢位無崇卑名節要自臧
空言顧何施令德有遐芳

贈別王直夫二首

商飈激疎牖蟋蟀鳴牆隂志士恒感秋況乃違所欽之
子役王事遠適閩江潯攬衣起追送渺彼川塗深少小
從子遊方軌馳文林時去志願違素髪忽滿簪撫景嘅
今昔惻愴情難任願言顧離索恵我瓊瑶音
威鳳天際翔潛虬澤中蟠嚴子時閉肆貢公乃彈冠顯

晦豈必同各以性所安子行樹遠績奮身青雲端鄙人棲蓬藿蹇拙聊自完丈夫志千載飛沈何足歎相期保貞素歲晚同金蘭

贈沈元材

迢迢遠行客驅車薊城隈薊城何鬱紆前有萬古臺昔時燕昭王千金收逸才英風灑六合霸業何雄哉往事久消歇遺墟滿蒿萊無人市駿骨騄駬空徂隤烈士多苦心行歌相顧哀仗劔出國門白日飛黃埃援琴為子

彈弦急商聲催一為黄鵠調惻愴摧中懷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户部

門有車馬客垂組懷銀黄自言鄴中守攬衣升我堂問客今安適云暫返東方家本自海濱樂土風泱泱窈窱丹崖深蔥蒨崑崙蒼靈聖此棲宅龍鸞蔚騰翔中有不死藥服餌凋三光聞言向客嘆撫心增慨慷人生若蕣華何以待朝霜苦心雕蟲藪螢爝同微茫神仙差足慕沖舉多奇方三山亦跬步誰謂鯨濤長願秉扶摇翰輿

子俱翺翔

留别金生

去年楊山宿懸燈照華觴今年發楊山燈影如舊長黯黯照離人戀戀情難忘豈不念良朋客心懷故鄉感子禮意勤携手徒彷徨後會焉可期一别永相望願言慎加飡慰我愁思腸

送翁德宏二首

之子越中儁英姿閑且都蚤通瑣闈籍靈鳳儀韶虞一

鳴乃見斥躡翼天南隅竭來冠恵文揚旌萬里逺嶺海非荒遐王澤今播敷志士樹勲烈無為憚馳驅所嗟離别難握手心煩紆炎方積埃鬱慎爾千金軀及時懷好音慰此山澤臞

羅浮神僊宅乃在南海堧連峯三十六一一鸞龍騫窈窕幻令居丹竈餘青煙逝將枉車蓋税鞅玆山巔念夙抱奇癖遐覽窮幽玄要言在獻歲及爾同周旋飛泉濯煩襟古洞窺窅𡨋筌陳詞為先驅儻結山靈緣

憶家君

白髪人千里朱門月半扉燕山雲去遠澤國雁来稀無夜不成夢有書空道歸遥憐北風勁尋便寄寒衣

寄葛太守子中

憶爾投荒日依依戀翠華亦知行萬里不是為丹砂郡古畱銅狄堂深繡土花勿須憂瘴癘意遠即煙霞

送祝參政之雲南

官高仍外省地遠更南荒十月繁霜白千山落葉黄虎

應窺日沒鳥亦倦天長夷落知迎候單車見祝良

答朱僉事

慘淡江天裏何人識歲星衆嘲揚子拙公愛屈原醒昨日傳書札殷勤問勒銘朱以書來求作憲司題名碑文平生無健思多病况飄零

贈顧參軍之都勻攝郡

斗酒別城闉天風吹馬羣落月度山箐野人迎使君地遠多暇日樓高宜望雲知公解蠻語終復作參軍

秋水亭

夷門秋水亭梁王古臺下臺前舊堤路盡日無車馬

送陳太僕謫敎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祇緣汲黯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世情應笑賈生疏諫草誰傳太息書惟有洛河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却望瀧江更南下

月明雙淚聽夷歌

大庾嶺頭日欲低曲江祠前行客迷一過韶陽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鱷溪南望海雲生韓山花開千樹明玉序横經周柱史鵠袍端拜魯諸生

天涯芳樹綰離旌遷客遲回戀聖明曉夢依稀度閶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上饒道中

桃花參差柳葉多新雨灘頭生綠波一夜東風吹驛舫

榜人齊唱弋陽歌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分司冠動神羊影江渚舟銜白鷺羣見說武昌風日好

楚王宫殿靄晴雲

驄馬長鳴飲碧流花銀鏤帶鸕鷀裘行人大别山頭望

雲外雙旌下鄂州

漢上春風吹驛舟漢南簫鼓作春游夏口鶯啼虞帝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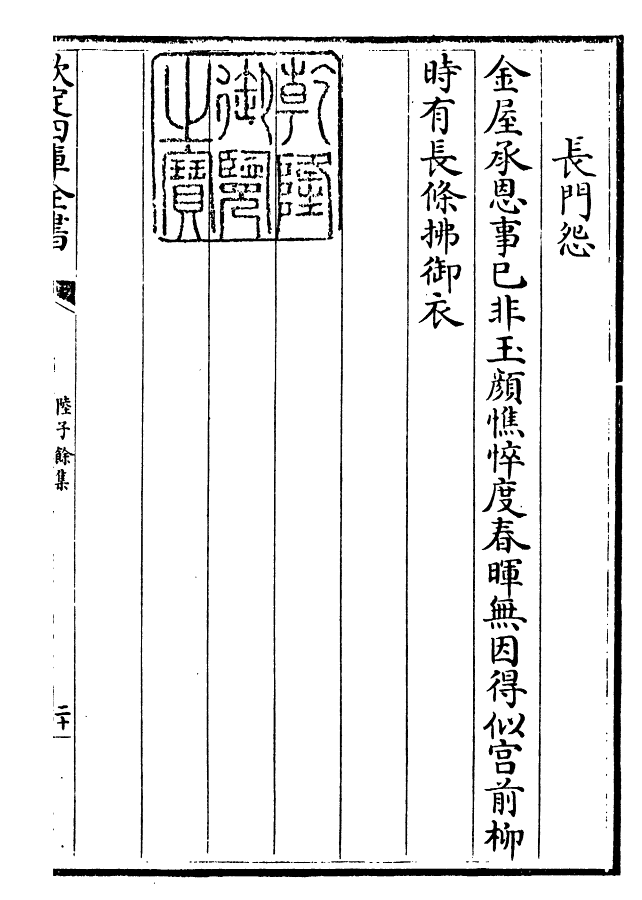
江陵花滿仲宣樓

送人入蜀三首

有客乘驄蜀道行江天秋色動雙旌巴山水月和煙照劍閣雲霞映日明

浣花溪頭花欲然花葉參差俱可憐錦衣烏帽來游客笑繫玉騮高樹邊

樓船捩柁浪花生百丈雙牽黛色明夾岸兒童齊笑語嘉陵江似使君清



長門怨

金屋承恩事已非玉顔憔悴度春暉無因得似宫前柳時有長條拂御衣

陸子餘集卷八